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七)

永 瑤 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文 書 刊

第一一四一號

編 者 吳 學 澂

吳 興 同 德 書 金 新 四

一 冊

國 學 館 藏

行 世 館 官 印 發 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七)

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爲申明。闕略者。詳爲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閒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採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卽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更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爲補之。則是自爲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饜飮。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二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

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據者特杜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中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枝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浙江吳玉埤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

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

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竝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嚴穀撰。穀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讎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婚之宴。而復敝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懽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江蘇周厚堦家藏本。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極爲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日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闕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會編纂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爲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祫。禘一祫一祫。嘗祫烝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卽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祫一祫。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俱謂時禘不與祫並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文又何以云禘一祫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禘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享于大烝。禮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烝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祫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斯大謂祫于祖廟。主不復反于寢。引黃宗義之說。謂祥禫則于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祫已主復于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于廟。盧辯注。廟謂

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于新廟，據此謂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于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于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宮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于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于祖廟，卽遷于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于新廟，則是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閒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得媵，則周語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妃，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

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撫探進本。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爲表者八。曰春秋

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爲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替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爲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卽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界畫。各自爲文。更縱讀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爲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爲比者。有分別事類以爲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會蟲牢。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旣伐邾而公如齊。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爲沈棐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己論。雖不免閒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共爲一書。而必欲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二十卷】江蘇周厚堦家藏本。國朝翁漢麀撰。漢麀字仔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爲主。亦節

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闌標破題。下闌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爲主亦閒採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爲之注其自出己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爲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羣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槩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閒綴己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翹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注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藁。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藁，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竝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爲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豕斷春王二字，別爲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爲一條，遂謂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爲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緌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卽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爲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兩公尊。

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爲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其或併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凌嘉卻所補輯也。凡撝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卻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紀。不書撝謙姓氏。當亦嘉卻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閒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

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案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案此杜預之說奇齡以爲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胗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趨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間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單簡是爲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芻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卷數 湖北巡撫探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

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卽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爲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寧俞來聘謂以納餽貨醫而書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謂以仲

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春秋參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閒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正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輯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之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析辨論。大旨主于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

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竝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爲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尙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藍

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賢未著。隱爲賢君。是以託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睦鄰而守禮。夫讓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翬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昉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賄。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賄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爲灰釘之賜。諷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

景祁字京少。皆宜與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蹟多

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閒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

觀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秦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爲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己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爲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槩也。

【或菴評春秋三傳】無卷數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菴。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爲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爲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爲題。而註某年於其下。其敍雖稱恪守胡傳。閒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卽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卽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

其君完。卽駁不稱公子爲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弑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寧喜弑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尙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暨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慙。卽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卽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餽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返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常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爲伯夷。秦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旣作春秋通論。恐學

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棐。元趙訪。